

## 父亲与泉山书社

■苏俊堉

走在百年老街中山路,看到民国时期泉山书社的招牌,我不禁想起父亲的许多往事。

父亲中学毕业即到泉山书社当学徒,十来年后,任书社经理。

泉山书社是泉州古城一家著名的书店。老板黄紫霞为地方绅士,也是著名的画家、诗人。他早年投身教育,做过中小学校长,后来创办泉山书社,经营书刊、簿籍、挂图、乐器。书社规模很大,还附设印刷厂,翻印《泉州府志》《晋江县志》等地方文献以及簿册表格。

父亲说,弘一法师常到泉山书社买纸买笔。有一次弘一法师和老板喝茶谈论诗词佛经书法时,几个“晋中(现泉州五中)”学生来书店看书。他们小心翼翼地上前问,能不能给他们写几个字。弘一法师很和蔼地答应了,并记下他们的名字,约定日期到开元寺取。

我十五六岁时,从同学家借了一本《楚辞选》,靠着注释囫圇吞枣地往下看,还抄录了部分内容,整整一本小本子。

父亲看到了,说:“过去出版的《楚辞》没有注释,绝大多数人是看不懂的。当年泉山书社专门请了一位厦门大学的老教授来讲《楚辞》,很多人来听。我们还经常组织鲁迅、巴金等有关著作的文化讲座。鲁迅、巴金等的书很受青年人欢迎,经常书一到,两三天就卖光了。”

泉山书社传播新文化新思想,是当时泉州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市里有一位经济部门领导,常听到他的名字。母亲说:“他原来是你老爸的学徒仔,当时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。”父亲说:“书店里他们几人悄悄碰头,印传单什么的我都知道。他们不大避我的。”

父亲曾和我谈论黄紫霞先生的画。他说,泉州有许多画家,黄紫霞先生的花鸟画最为出色。父亲找出结婚时黄紫霞先生送的四幅国画条幅,可惜因时间久远已经褪色模糊了。

我说:“你怎么不再请黄紫霞老先生画一幅画?”

父亲笑道:“嗯,那还不容易。”

不久,父亲带来了黄紫霞老先生的一幅画,说老先生很高兴,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,所以父亲要他的画做纪念。

黄紫霞老先生画的是一幅水墨白菜图。两颗卷心白菜相互依偎,另一颗卷心白菜散落一旁。寥寥数笔,勾勒出白菜神韵,极其简单清淡自然。旁边几行飘逸的行草,错落有致:“莫嫌此淡薄,淡薄能持久。山珍与海味,两者不常有。”下方两个鲜红的印章,“黄”字阴刻白文,“紫霞”阳刻朱文,相映成趣,笔画遒劲老道,古朴自然。

父亲说:“你看这画,用笔迅速,浓淡相宜,自然生动,很有意境,能从中看到趣味,意会道理,可以说画、题词、书法、金石俱佳。中国传统的文人画需四者统一,才能称为好的画作。他的画不但在泉州为人们所称道,在东南沿海乃至南洋也闻名遐迩。”

这里要指出的是,现今中山路西边泉山书社招牌的位置是黄紫霞先生的家,小时候我曾跟随父亲去拜年。当时,泉山书社在大街对面,后来做过纸品厂的门市部。

## 文食雅味

■郭华悦

吃这事儿,要吃得雅味,着实不易。

动物界,乃至人,口腹饕餮都是再俗不过的事儿。说穿了,无非是来自本能。而凡是和本能扯上关系的,大多难以自控。于是,种种难看的吃相吃法,不胜枚举。

要让吃这种本能活动再上一层楼,变得高雅起来,往往也只有一个方法,就是文。吃,是人最基本的本能之一;而文化,却是人的高等追求之一。一低一高,互相融合,于是连吃这等看似难以入目的事儿也沾了点雅味。

吃与文的结合,也就有了文人菜,如东坡肉、太白鸡等等。这种独特的文人菜,也唯有在以食为天的中国才有滋生的土壤。以食为天,以文为乐,于是也就有了文人菜滋生的土壤。而在西方,却几乎未见过以文人之名来命名菜肴的。

文人热衷于吟诗作词,也热衷于烹煮佳肴。做菜,看似粗活儿,却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价值观的体现。能乐在其中,把美食及其制作过程当成享受,那食物则不再仅仅是果腹之物,而是升华成了一门艺术,具有与诗词一样能令人沉醉其中的魅力。

雅致的菜肴,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,也经得起文化的咀嚼。沾染了文化气息的菜肴,做菜过程也不再是简单的劳动,而是升华成了一种创造。自由,是这创造的基础;情趣,是创造的动力。挥洒自如间,把自己对文化的真知灼见融入菜肴当中。一道菜做成,菜不再是菜,而是一种艺术上的创作。

于吃菜的,于做菜的,这样的雅食都是一种享受。把一件俗的烦人的事儿变成了高雅的趣味,这也是文人菜的魅力之一。文人做菜,味道往往并非绝佳。但技巧的不够繁复,反倒让文化的意味凸显得淋漓尽致。重意境而不重技巧,反倒让菜肴显得更真切。

汪曾祺曾提到,他只是爱做菜,但谈到技巧,其实说不上有什么大名堂。简单一句话,文菜雅韵的精髓,尽在其中。一个爱字,便能让自己沉醉其中,乐而不休,让做菜与吃菜都融入自己的感情。于是,吃这事儿,也就成了雅事。

## 纸织画



永春纸织画(视觉中国)

■戴良支

多年前,有一朋友送我一幅挂历,是纸织的,像旧时竹帘。那是羊年,挂历上画有一株春柳,柳下三只羊,其中有两只大羊一只跪奶小羊。

这是一家三口子,隐喻“三阳开泰”,吉祥如意!

后来我知道,这是一幅纸织画。但它有别于一般的纸织画,是印刷的纸织画,带有广告性的新春挂历。虽然这种挂历工艺是纸织的,但它并不是用手工画上的,而是事先编织好纸织板,再通过电脑印刷打印上去的。

看到这张纸织画,我想起了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永春纸织画。那么,这种传统的手工纸织画又从何而来,往何而去呢?

早在隋朝初年,被灭国的南陈有一部分人南迁永春,在大山里安家落户。当时,陈氏后人从宫廷中带来不少画师。到永春之后,见当地人用细竹片串成门窗帘,并在门窗帘上涂漆绘画,编织成颇有艺术性的日用品。画师深受启发,创立了永春纸织画艺。

那么,什么是纸织画呢?就是

先用熟宣纸绘画,绘完画作之后,用尺子和刀将画面裁剪成宽一毫米左右的纸片,再将一条一条纸片用细线按原来的画面顺序编织起来。之后,在突出部位补上几笔,作为画眼,装裱成国画一样的字画。这就是纸织画。

和传统的国画相比,纸织画显然立足于国画基础,重画轻织。经过编织、装裱后的纸织画,更具立体感和艺术性,令人赏心悦目。

然而,由于种种原因,在清末和20世纪80年代,永春纸织画两次濒临消亡危机。

永春原来比较出名的五家纸织画坊有施锦亭、黄芳亭、王华亭、章兰亭和李桂亭。在短短数十年间,就仅存黄芳亭了。

黄芳亭有一黄姓老人,生于1904年,祖上是永春城关一家纸织和漆篮工艺世家,从小随父学艺,深得家族真传。长大之后,凭借祖传技艺,绘制一些纸织画售卖,借此维持生计,养家糊口。1958年,在政府的倡导与支持下,他开设了第一期纸织画制作培训班,结业者多达33人,一时间,纸织画艺再度兴起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,

泉州经济发展迅速,已经很少有人靠学这门手艺赚钱了。虽然纸织画历史久远,具有独特的艺术性,但需求量不断减少。

品鉴、收藏和买卖的人少了,学艺制作的人必定跟着减少。在永春城关,目前能绘制此类艺术品的,以黄家后人为首的,仅剩区区二十来人,且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艺人。他们秉承先人的技艺,锲而不舍,为中国的传统艺术留下传承衣钵。

作为中国“四大家织”之一的永春纸织画,一度与杭州丝织、苏州刺绣、四川竹帘画齐名,有过一段鼎盛与辉煌期,今日却渐渐走入低谷,一蹶不振。究其根源,一方面是世事变幻,市场受挤压;另一方面是传统纸织画传媳不传女,独家单传等社会因素造成的。

市场需求的变化,是传统艺术消亡的主因之一。而传统艺术想要继续传承和发扬,不能只靠非遗保护,而要融入现代科技和经济思想,在保证传承的基础上,立足创新,融入社会,制造出适合当代人需求的艺术品。

如此,传统工艺,是可以永久传承的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